



【明慧网】2008 年 11 月 21 日，联合国要求中共立即组成独立调查团，对法轮功学员

受到酷刑虐待甚至被活摘器官的指控进行调查，并要求对参与迫害的责任人绳之以法，惩办凶手。

11 月 7 日和 10 日，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 7 年来首度召开审查中国酷刑问题的专门会议，调查一些国际人权组织的报告所指控的中共酷刑。在随后出炉的调查报告，反酷刑委员会列举了中国监狱、劳教所、精神病院、秘密拘留中心等处广泛存在性虐待、酷刑、用精神药物迫害法轮功学员、人权律师等。

之前联合国特派专员弗瑞德·诺瓦克（上图）指出 2000 年到 2005 年之间是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最残酷的时期，这也是中国器官移植手术暴增的阶段。而中共则没有统计过移植器官数量的谎言来回应。此次人权专员要求中共彻底解释器官的来源问题。

背景资料：来源不明的器官供体

根据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的数据，中国在 1994—1999 年，大约进行了 18500 个器官移植。而在 2000—2005 年，进行了 60000 个器官移植。这猛增的 41500 个移植器官，供体源自何处？中共在 2005 年才承认使用被执行死刑的囚犯器官，而中国每年处死的犯人都 1600 人左右，但这仍无法解释 2000 年以后器官移植数量的迅猛增长。而镇压法轮功正是从 1999 年 7 月开始的。

器官移植需要配型，器官必须是鲜活的，而且象心脏、肝脏这样的器官只能死后捐献。但医院却在极短时间内就能得到这么多供体，至少说明了巨大器官供体库在中国存在。◇



水粉画《悼念被活摘器官的大法弟子》表现被活体摘取器官的法轮功女学员将要被投入炼人炉的恐怖场面。菩萨伸出了手象征修炼人的永生。手握枪冷酷执行命令的看守士兵已经被邪恶党性代替了人性，等待他的只有正义的审判。



大港真相

第 11 期

2008 年 12 月 2 日

信仰無罪停止迫害

大港区法轮功学员王秀琴遭绑架

原天津石化公司第六小学（现大港区实验小学）退休教师王秀琴，于 2008 年 11 月 23 日傍晚，在散发真相资料时，被不明真相的世人恶意举报，遭绑架，并被非法抄家。王秀琴，女，60 岁，修炼法轮功已十多年，修炼前患有重病，是法轮大法给了她新的生命。重获新生她不忘知恩图报，更不忘向世人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。在此真诚的告诫那些被恶党利用者：法轮大法是佛法。中共逆天叛道，残害善良已到了人神共愤的程度，天将灭之。凡参与举报、抓、打大法弟子、撕毁真相资料的人，是在助纣为虐，善恶必报是天理。

虽然恶党曾多次开黑会，悬赏每恶意举报、绑架大法弟子一人，奖励 5000 元。但是那是恶党在用钱买你的命。也许你认为这是工作，只是为了混碗饭吃。或捞几个钱。其实你是被恶党利用了，从古到今上天没有放过一个做恶的，切不可一时糊涂，为了几个钱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开玩笑啊。快清醒吧！

恶意举报者：大港区邮电局投递员那桂成，此人在兴华里住宅小区一带投递报刊时，多次与王秀琴相遇，故恶意举报。

实施绑架者：前光里小区管片警察张超兴（此人参与了对多名法轮功学员的绑架、骚扰）等四人。

陈玉梅被绑架

津南公安分局勒索万余元才放人

2008 年 11 月 14 日星期五，天津市大港区法轮功学员陈玉梅和袁华，在津南区双闸乡刘家沟一带，被不明真相的人恶意举报，遭绑架。当晚恶警抄了她们的家，袁华因为年岁大（72 岁），被放回家中监视居住。陈玉梅（50 岁）被关押在津南看守所，津南公安分局向陈玉梅的家人勒索万余元才放人。给她那个已经非常贫困的家庭，造成更大的灾难。

世人觉醒：给我一千块钱我也不会干坏事

大概上上周五，湖南省衡阳市某派出所所有警察打电话给大法弟子的邻居，问他最近有没有看到该大法弟子出去活动、讲真相。邻居回答：他人很好啊，我没看见他做什么坏事。警察邪恶的说：你看见他在外面活动时，就告诉派出所，奖励你一千元钱。邻居回答说，他是好人，没干坏事，你给我一千块钱我也不会干的。



【明慧网】我是一名大陆法轮功学员，现把我的家族史写出来，以帮助不了解邪党残暴的人们，分清善恶，快快退出邪党，抹去兽记，以保平安。

从家族的历史看邪党的暴政

一、老姥爷被枪毙

“建国”以前，老姥爷是村里的保长，为人正直，就因招待过国军，被人陷害，告密，被邪党枪毙，一枪未打死，回头高喊：“真要我的命啊！我没做错什么！”接着又一枪，人即倒下。老姥爷就这样走了。

二、外婆被气死。舅被批斗，家庭解散。

“文革”时，三舅是民兵连长，当作保皇派被批斗，叫着舅的名字让他低头，他就使劲往后仰，全家精神受到很大打击，由于孩子被无故残害，外婆于七四年悲愤离世，其他大一点的孩子去了东北，最小的才十几岁，母亲出嫁与外婆离世是同一个月，母亲出嫁时穿一身青衣嫁走，十几岁的小妹养在我家，（我记事时和小姨一起玩）。三舅在文革结束后背着家人参军，走时外公大哭，



三舅说，“不再回这家乡了。”因为母亲出嫁本村，外婆家已无他人，舅回家看家只能来我家。就连外公外婆的上坟来的客人都在我家招待，（按习俗，上坟在儿子家，不在女儿家），邪党制造的痛苦真的是无解的方程。

三、父母被打

八九年，正值“六四”，按风俗，父母要给我订“娃娃亲”，我才十五岁，不懂事，被本村副支书（自家的姑父）给“挑了媒”。父亲去问问情况，他把父亲痛打一顿，喝了酒就骂我家，母亲便托亲戚把我的户口迁到城里，安排了工作，从此脱离了家乡，在外地，经常听到母亲在家被支书的儿子追打的事，边追边喊：“把她撂到水库里。”

四、修炼法轮功被迫害

我于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功，九九年以后，邪党迫害，我被抓，被打，被关押，被罚款，被抄家，亲人受牵连，因为与一法轮功学员结婚，邪党百般刁难，执意要打掉我的孩子，后经多方救援，邪党才未得逞，这就是邪党的残暴在我家族史上所做具体缩影。

盼天道除恶早日降临

【明慧网】儿行千里母担忧。更何况，我的儿子身陷囹圄，至今生死不明。我日日如坐针毡、万把钢刀穿心，经常恶梦不断，醒时又昏昏沉沉。我年已七旬，只能时而骂几声恶党，盼天道除恶早日降临。

我的儿子曾三次被恶党迫害。那天，我们一家人正在地里干活，我亲眼目睹了一群恶警扑向儿子，将我儿子戴上手铐推上警车。同时两个恶汉凶煞般的阻止我生死一拼，我瘫在地上，心如刀绞，不知所措，欲哭无泪，只能眼巴巴望着远去警车的背影。从此，我日夜担忧：儿子被非法抓捕时，只穿着短裤，赤裸着上身，天冷了，他无衣御寒，更无基本卫生用物。

为探知我儿被迫害的情况，为寻找我儿的下落，我踏遍了大小衙门，尝遍了恶党大小官员的欺骗、冷眼推诿、横眉立目、万般刁难，

当得知儿子被非法关押的地址后，全家老幼心急如焚，迫不及待千里迢迢去探监，可是诸多好言语，就是打不动恶警的心，叫不开高墙牢门。苦了狱中我儿和徒劳往返的探监人。

我儿久陷牢狱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对牢狱的迫害手段，我早有耳闻，这正是我无休止担忧的主要原因。曾多次梦见儿子回家了，但醒来泪洒枕巾不见人。在他被非法抓捕的日夜里，我闭上眼睛就看到各种可怕的情景：恶警摘人体器官，绑人上“死人床”，电棒电，打毒针，将各种刑具使向我儿的身躯……我被吓醒，呆呆的望着黑暗的角落，回想着梦中儿子痛苦的声音，我的心碎了，滴着血……又一次，梦见伤痕累累、骨瘦如柴的儿子站在我面前，我心痛得摸着儿子消瘦的面颊，抱着儿子痛苦在梦中。醒来难熬慢慢长夜，独哽咽。

我儿于08年5月28日被抓。此文写于十月初探监未果之时。

图片新闻

《九评》四周年，香港举行声援四千五百万勇士退出中共恶党及其附属组织的大游行。

